

7745

9



7745

仇

編白 陽黎 劇歌幕三

版出司公誌雜海上

演出說明

一、幕與幕、場與場之間，音樂不宜中斷，可選取曲譜中情緒較合者反覆演奏，以增強氣氛。

二、劇中對詞大都採用東北農村的地方話，如演員不習慣，可適當改成普通話。

三、第九場戰鬥效果可用音樂襯出氣氛。

時期：人民解放戰爭轉入反攻的前後。

地點：東北。

人物：張興巧：一個二十歲的貧農，性格倔強，原被國民黨抓去當兵，解放後爲人民

解放軍戰士。

張母：張興巧的母親，五十餘歲，頭髮花白，衰老。

小丫：張興巧的妹妹，十二歲，天真的女孩子。

楊大媽：一個熱心腸的女人，張家隣居，侯家女傭，四十歲。

侯子富：一個五十餘歲的地主兼保長，陰險狠毒，外號「侯大包」。

崔家保：侯子富的外甥，侯家管賬的，二十八歲。

陸連長：蔣軍新兵連長。

排長：蔣軍新兵排長。

蔣軍士兵（陸的部下）A、B、C……等多人。

連長：蔣軍連長。

蔣軍士兵甲、乙、丙、丁……等多人。

指導員：人民解放軍某部八連指導員。

一排長：八連排長。

三班長：八連班長。

李新民：八連戰士。

劉保林：八連戰士。

趙文魁：八連戰士。

人民解放軍戰士甲、乙、丙……等多人。

羣衆若干人。

壯丁甲、乙、丙……等多人。

朗誦人。（最好用女聲）

序幕

時期：一九四八年春天。

地點：新解放區，距××縣幾十里的一個屯子裏。鄉下一家農民的屋子，簡單的陳設——炕、桌、椅等物。

人物：張興巧、劉保林、趙文魁、李新民、一排長、三班長、解放軍戰士甲、乙、丙等若干人。

幕啓：前奏樂聲起，齊唱。歌聲將完幕啓，屋內戰士們一邊唱歌，一邊擦槍。張興巧坐一旁，默默地擦着一把雪亮的刺刀。

（齊唱）準備好我們的手榴彈，
綑緊我們的炸藥箱，

我們勇敢地投入戰鬥，

要把那蔣匪消滅光！

〔後台合唱〕嗨！同志們，想一想，想一想，

我們爲誰來打仗？

我們爲誰求解放？

因爲蔣賊的殘暴統治，

多少人民被驅向了死亡！

幾千年來的奴隸生活，

再也不能忍受到明天！

〔輪唱〕爲民生，爲自由，

爲着勞苦羣衆得解放。

爲兒女，爲爹娘，

爲着受苦的人兒有福享！

【幕啓。】

〔齊唱〕準備好我們的手榴彈，

綑緊我們的炸藥箱，

我們勇敢地投入戰鬥，

要把那蔣匪消滅光！

保林 排長，命令怎麼還不下來？

排長 指導員上營部請求任務去了，還沒回來，看樣子這兩天一定得打響。

文魁（玩笑地）劉保林，你慌啥？仗有的是你打的，下命令的事，用不着你來操這份

心，快擦你的槍吧。

保林 你說那幹啥，你不着急？出發那天誰跟在指導員屁股後面咕咕咕的呀？

新民 排長，這回主攻任務該我們了吧？上回打四平，說是擔任突擊又沒有打上。

保林 我說指導員這回請求任務一定請不來，人家九連七連不早就吵吵的要擔任主攻。

文魁 咳，哪一回主攻也沒少了咱們「鋼八連」，不成問題。

班長 排長，這回該咱們漏一手了，打個新名堂出來，誰也不行給「鋼八連」丟人！

文魁（憤聲地）喂，張興巧，這回不是打到你家門口嗎？怎麼樣？該好好的請請咱們吧。

興巧（苦笑）我那裏還有個家！

新民 班長，排長，（唸快板似的）我李新民，保證不給「鋼八連」丟人，上了火綫，衝鋒一定打頭陣。

戰甲 咳，李新民，把你編的槍桿詩唸給大夥聽聽。

文魁 嗨！老李編了槍桿詩啦，咱還不知道呢，來來，唸給咱們聽聽。

新民 （抱住槍）別丟人了，不行不行！

保林 （乘李不備，奪過槍來）排長，你給唸唸。

新民 咳，不行不行。

文魁 唸唸怕啥？排長你唸。（遞槍給排長）

排長 （唸）三八槍，亮鏗鏘，陪我一同上戰場，見着敵人拚命打，打得蔣匪叫爹娘，

班長 那可不假，這谷的敵人算是「黑瞎子」進門，熊到家了，三下兩下就繳了槍。

保林 可不咋的？每回打仗都他媽的「孔夫子搬家，淨是書（輸）」！

【衆人嗤笑。】

文魁 咳！張興巧，你怎麼不說話呢？你編的那槍桿詩，也給咱們唸唸吧！

興巧 我哪編啊？

文魁 咳，前兒個你不是還找班長給你記下來嗎？

興巧 我真沒編，不信你問班長。

班長 那天我就記了兩句，老張就沒說下去。

保林 兩句也行，唸大夥聽聽。

班長（掏紙）「一把刺刀尖又尖，爹娘的仇恨記心間」。那天他說到這裏，低着頭光淌

眼淚，連下午飯都沒吃呢！

保林 這是咋回事兒呢？張興巧，你有啥傷心事，給咱們大夥嚶嚶。

興巧（低頭不語）唉！

戰乙 他的事情我知道一些，我們在七十一軍的時候，是在一個班，解放前罪可受老了！

班長 張興巧，把你受的苦跟大夥痛痛快快說說吧，老蹇在肚子裏多不好受啊！

班長 對！到底咋回事兒？你根根梢梢的給大夥說說。

戰丙 張興巧，你講講吧。

興巧 咳！這話說來就長了。（樂聲起，張興巧開始訴說他悲慘的經歷，燈光漸漸的暗淡

下來）我家三輩子都受苦受窮，好容易到了我爹娘這輩上，辛辛苦苦的掙了些錢，置

了兩垧半地，那知道給地主侯大包看上了，千方百計的硬要把地賣給他。我爹說：地是咱家的命根子，說啥也不能賣；侯家那時當屯長，日本人要勞工，侯大包說了算，他把我爹用繩子綁了去。我爹知道這下是有去無回了，臨走的時候對我媽說：「我是土埋半截的人啦，就是死也不能賣那兩半垧地。」就這樣叫侯大包送到國境，下地道修工事，連凍帶餓，不到一個月就死在那裏了！（稍頓）我爹死了以後，侯大包還不死心！「八一五」光復後，國民黨一來，侯大包又當了保長，他把地弄了去不說，又把我媽……（咽不成聲）

排長 張興巧，不要太難過了，慢慢說。

【張興巧擦着眼淚，大家的情緒很沉痛，有的低下了頭，有的把槍緊靠自己身邊，有的更坐攏些。燈光暗，幕下，樂聲漸強。】

【張興巧訴苦時可用興巧媽的唱曲反覆演奏。】

第一幕

【樂聲輕起，幕後朗誦，沉痛地。】

「狼走千里都吃肉，

豬走萬里還吃糠。」

聽啊，

這就是舊社會統治者們的口頭話。

舊社會把窮人當作奴隸，

舊社會把窮人變成牛馬。

你們聽吧，

下面是張興巧同志的訴苦，

雖說這是他一個人的苦，

也是我們大家的仇和恨，
在蔣介石的黑暗統治下，
有多少父母受盡了災難！
有多少兄弟被逼上火綫！
多少人家骨肉分離！
多少夫妻不得團圓！
這都是血淋淋的仇和恨啊，
我們要牢牢的記在心間！

第一場

時期：一九四七年夏初。

地點：蔣管區，××縣城外侯子富家。

人物：侯子富、崔家保、楊大媽、陸連長。

幕啓：侯家客廳，半中半西的擺式，侯子富自外回來。

侯（唱）剛才縣裏來命令，

攤派壯丁催得緊，

我這保攤上二十名，

限定五天要交人。

徵兵就是抓壯丁，

那管年老和年輕，

當保長不把良心黑，

上峯命令（就）難完成。

（白）哈，人走紅運真他媽的生財有道，才剛在聯保處打麻將，手運真不錯，十二圈到底贏了他媽十萬。嗨！偏又碰上縣裏來命令，說要攤派壯丁，哈哈！

（唱）壯丁要了無數槎，

我靠這上面把財發，

沒錢的送到新兵營，

送錢來我就放了他。

（白）崔家保！家保！

【崔家保上。】

崔大舅回來了，今天手氣可好？

候今天可把三保那個王保長整了一下，十二圈麻將輸他媽的二十萬，現錢不夠數，還欠

下五萬。哈哈！

崔（討好地）嘻嘻，大舅你一個人發財了。

侯 咳，哪裏，只把上回輸的撈回來就是了。（坐下）

崔 楊大媽，楊大媽！老東家回來啦，端茶。

侯 家保，我走的時候跟你說的那個軍糧慰問米，算好沒有啊？

崔 算好了，算好了。（撥弄算盤）一共是三五十五，三三得九……一萬〇五百斤。

侯 上面要多少？

崔（翻賬本）軍糧五千三百斤，慰問米三千二百斤，一共是八千五百斤。

侯 這陣收了多少？

【楊大媽面帶憂色端茶上。】

崔 收了六千多斤。沈家那個老娘們是啥也逼不出來啦！死拉活扯的要我寬限幾天；王洪

順家賣了口豬，總算剛頂上軍糧，還差慰問米三十五斤。

侯（裝作地）他媽拉巴子！這像啥話？國家有難嘛，咱們老百姓出點糧食還不樂意？家保，今天再去催一趟，不繳不行！

楊（畏懼地）老東家！

侯 啥事兒啊？

楊 老東家，我兒子才剛來，想求求老東家，咱家那份官糧緩幾天繳，家裏頭實在一顆米也沒有了！……

侯 沒有也得想法子啊！這是國家法令，誰也不行違反啊！

楊 老東家，我兒子早先是家裏的「勞金」，你老也知道他是個有病的人。我家掌櫃的又死的早，家裏吃穿都不齊全，哪來糧食給官家？求求老東家給緩幾天吧！

侯 看你嘮嘮叨叨的，我要能想辦法，還不給你想辦法了？你男人頭年病死在炕上，還不是我侯子富借錢給買的棺材？這是國家要的軍糧，誰也沒啥說的呀！

楊 老東家，求求你老寬限幾天吧，眼下家裏實在連吃的都沒有啊！

崔 你這老娘們真他媽的盡想好事，這是國家軍糧，誰也不行拖欠！老東家好說你不聽？出去吧！別叨叨了。

楊 崔先生，你……

崔 （急止之）去吧，去吧！別嚙嚙了，這沒啥說的，公事公辦！

楊 （無奈）唉！（拭着眼淚下）

侯 這老東西真他媽的討厭！家保，才剛聯保處接到命令，上面又派下壯丁來了，我看你趕快先把那軍糧催齊，就說今天一定得繳，不繳就送到縣裏法辦！

（唱）先把軍糧來收齊，

再派壯丁慰問米。

崔

（唱）催了一遍又一遍，

錢糧實在難收齊。

侯

（唱）閻王不嫌小鬼瘦，

撈上一點是一點。

崔

（唱）大舅出的好主意，

家保一定記心間。

侯

（白）家保，就這樣，你快去走一趟吧。

崔

對！（挾着賬本出門）

（唱）要糧要款整天忙，

東家串來我西家闖，